

馆藏
全本

常杰森

著

雍正剑侠十二部

【第十部】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名著馆藏全本

雍正剑侠十三部

(第十部)

常杰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百三十回

辛式如破产救二侠 宣玉堂只身劫牢狱…………… (1)

第一百三十一回

贝勒诈病托心事 娄瑞真心传绝艺…………… (68)

第一百三十二回

众侠攻打天锡山 洒海警戒贝勒府…………… (131)

第一百三十三回

老洒海较艺胜白眉 胤贝勒午夜失人头…………… (195)

第一百三十四回

朱三爷云迷谷遭奇遇 三小侠柳亭镇会五叟…………… (245)

第一百三十五回

刚肠女含愤查冒名 杜春秋探堡认干亲…………… (301)

第一百三十六回

争鹿角董聂结怨 请袁化张方设计…………… (332)

第一百三十七回

天锡山张方显能 三杰岭童林赴会…………… (384)

第一百三十八回

谢家滩三次设擂 武林人登台竞技…………… (414)

第一百三十九回

吕留良暗助豪杰 刘庭秀夜逢淫妖…………… (465)

第一百四十四回

方正伦弃官访高僧 袁大化出山寻师弟…………… (498)

第一百四十一回

三老夜探太极观 童林追踪如意道…………… (544)

第一百三十回

辛式如破产救二侠 宣玉堂只身劫牢狱

且说鲍林正要往洞里隐身，忽见洞里有两点光华灼灼，鲍林吓了一跳，赶紧站住了，暗想道：“这里面倘若有人，走到里面，岂不要受制吗？”将然怔神的工夫，就听洞内有人说话似的，吓了鲍爷一跳。听里面轻轻问道：“外面什么人？报通名姓！”鲍爷答道：“在下姓鲍名林字仁山，别号人称千里独行长髯叟。”话说到这里，洞里有人笑声，可大不俗气，鲍爷凌爷闪在旁边，留神观看，就见由里面走出二人，借着星月之光，看了看两位全都是白发苍苍银髯皓首，头里走的这一位身量略矮，可是赤手空拳，并没拿着军刃，后面跟着的这位身量略高，肋下悬剑。老哥儿俩看罢，全都不认得，鲍爷道：“未领教老二位姓字名谁，因何隐避在这里？莫非说也是前来探山的吗？”头一位矮身量的老头儿，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叫道：“鲍老剑客你要问我，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姓于名成字洞海，别号人称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又用手一指后面的老者道：“这位家住涿州，姓赵名谦别号人称火德真君。”鲍爷闻听乃是二位侠客，跟着就问道：“你们老哥俩怎么会聚在一起？什么时候进的万龙藏峰岛？到里面有什么目的？咱们可以谈谈，后面这位也不是外人，是我的师弟，姓凌名通别号人称铁板仙。”于赵二位赶紧过去行礼，论起来这都是老前辈，行礼已毕，这才叙说自己的来意。

书中代言：于成赵谦跟随董爷，还有于斗凤岐，几个因

在保府铁佛寺办案，正巧遇上蓬莱岛大帅厉胆侠谭天，两个孩子于斗凤岐以及董爷，全都追赶谭天去了，老哥俩只可留在这里办理善后，把庙里的小和尚找出来还有四五名，告诉他们不必声张，省得叫官面知道，如果这个事叫官面知道了，可就麻烦啦，教小和尚预备棺木把老和尚装殓起来，把庙里稍微的收拾收拾。那个小和尚受点蒙汗药，按说不算什么，哪知药力过大了。也搭着小和尚体格虚点，就因此把条小命给送了。这也算是他命该如此，本来出家人，无故起意害人，到现在就算害人反害己，也可以说是报应循环。只可也预备棺木把他装殓起来，然后把庙里小和尚全都叫到跟前，当面嘱咐他们：“从此以后你等要安分守己，遵照佛门的清规，如果任意胡行，不用说遇上我们老哥俩，天下的侠剑客就得说不可以数计，遇上哪一位，你们也活不了。”小和尚们磕头碰地有声，连连叫：“二位侠客爷，可不是我们几个人在您的眼前自夸其德，要说我们这几位师兄弟，完全是奉公守法之人，皆因我们遇见这样的师傅，那就算在无法，到现在被诸位侠客已经将他老人家结果性命，我们也不能再怨恨他了，从此以后我们各守戒规就是了。”老哥儿俩点了点头，这才由铁佛寺动身。老人家于成不放心的就是自己的徒弟小昆仑于斗，此次去追赶谭天，倘若出点差错，怎么对得起他父亲呢。再说自己现在已然是百岁有余的人了，这一次出来够奔蓬莱岛，无论如何也要作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总算不枉人称我为镇西方长臂昆仑侠。想到这里，叫了声赵二爷：“我的心思打算到各处找找于斗。据我想他跟凤岐全在一起，如果他们上追不上谭天，他们便必然够奔蓬莱岛，我因为放心不下，打算到各处找他们。我跟你商量商量，你是愿意跟我同行还是另有

公干？如果你要有别的事，不必客气，咱们就此分手。”赵二爷说道：“我也没有事，家里也没有人了，我叨大说，您的弟妹已然亡故了，家里还有几十亩地，叫家人耕种，我这就叫逍遥自在。不过我有一点心愿，就为收了个义子王环小白猿，要说我教给他武功，那倒用不着，人家的老师银面仙铁臂昆仑金声，传授他八卦金刀，虽然未能学全，已然有了八成功夫。就凭人家师傅传授的功夫，将来足能够成名。因为我的绝艺就是放火，放火药以什么物件泡制，我得传授给他，将来我死了，此术已传王环，总算我对的过他，不枉给我磕头叫义父一场。”于爷闻听点了点头道：“赵老英雄既然如此，当然您可以跟我同行。据我想钦差老大人，这个时候已然到了四川了，这个孩子跟随钦差当随行委员，当然他不能离开公馆，要是这么说，咱们老哥俩可就是一条道了。头一则搭伴同行，走在路上不寂寞，再者说有什么事都可以互相辅助。”二爷一听，遂说道：“很好很好，这也算是巧机会，得跟老人家长途相聚。由打铁佛寺老哥儿俩慢慢的往前行走，在道路上有事即长无事即短。

这一天正然行走，来至在南直隶大名府的地界，大概离着府城六十多里地，地名叫槐树坡，乃是靠大道的大镇店。大概这个镇店足有三五千户人家，三五八的集市，今天他们来到这算巧极了，正赶上是集日，作买作卖的热闹非常。于爷这个人，向来好热闹，不用说现在这个年纪，就是年轻的时候，无论有什么要紧的事，只要走在街上，看见那里要围着一堆人，必要身临其境，到前边看看是干什么的。赵爷心急恨不能一时见着义子王环。这么大年纪没儿没女，又没有徒弟，一旦之间，收了这么个义子，心里高兴的了不得，打算

给孩儿娶媳妇，自己也不带着他们闯荡江湖，找个相当的地方一忍，将来百年之后，只教他们扑把土埋埋，这是赵爷的心意，故此恨不能马上见着义子才好呢。于爷就不然了，看见这座镇店这么热闹，非要进去看看不可，二位既然同行，赵二爷不能固持己见，及至进了大街，看看这边是卖又把扫帚的，对面就是杂粮柴米的，接着就是买卖各样杂货的，两旁人声嘈杂热闹非常，这才是当今天子，洪福齐天，四海升平，万民乐业，一百零三岁的于成于洞海看到这里乐了。老哥俩一边看一边行走，正然前行之际，就见前面有一个大门楼，房屋讲究，门首有树，在这座大门口隔壁，围着一圈人。老头子身量又矮，想要到里面看看，遂说道：“诸位借光，我们是外乡来的，好容易赶上集的日子，这么热闹，您借光我们看看这里是卖什么的。”众人看了看这两个老头儿这个样子，也知道是远方来的，随着让了一个道，老哥俩走到里面一看，见是个编木货的，什么柳灌斗大巴斗等等物件全有，又见旁边站着的有个老者，领着一个小孩儿，小孩子也就在十一二岁，老头儿不过五十多岁，别看是做生意的，可是穿的衣服褴褛不堪，面上带着菜色，狼狈的形状教人看着可怜。在旁边站着一个人，身上穿着官衣，看那个意思，大概是官府当差的，说不定他还许是个头儿，后面还跟着四五个伙计，说话理直气壮，拍胸膛挑大拇指，得意扬扬，就见做买卖的老者，向着这个小子作揖拱手，面带苦笑，凄凄惨惨地说道：“几位头儿，这不是我的买卖不好吗？一家七口，病着三口，我出来做买卖，家里连人做饭都没有。我把我这个小孩子带出来，不过跟我一块帮忙就完了，这类买卖赚钱能赚的了多少？您要再三逼迫我，我就说个绝话：简直你就把命拿去吧！由天明

把货弄到这里来，只瞪着眼不卖钱。今天您错过去，赶到下集，无论买卖好不好，卖了钱先给你还不成吗？”说话的声音渐渐的颤抖，眼圈儿也渐渐发红，这种情形无论是多狠的人，看着心里也有几分难过。于洞海看了看赵二爷，要依着于爷的心意，就过去了，赵二爷拦道：“老人家您先别忙，像您这么大的身份，无论见着什么事，是绝对忙不得的，咱们先看看，到底他们是干什么的。”就在这么个工夫，见那官人把眼一瞪，叫道“老刘，你这样办法这不是诚心欺侮人吗，只顾你这么一说啦，我们这份公事怎么交代？再说事也不是我们的事，你装这份穷困可怜干什么呢？由打我认识你那一天，就是这个样儿，你打算这个钱不化，那可办不了。说到这里把脸一沉，便吩咐伙计们锁着他走，话未说完，几个人向前一扑，好像饿虎扑食一般，大家看着虽然心里个个怀着不平，也不敢过去相拦。这么个工夫见由旁边那个大门里走出一个人来，到了切近，连连说道“借光借光”，分开众人到了里边，于成赵谦老哥俩抬头留神观看，但见这个人长的非常好看，平顶身高六尺多不到七尺，白净面皮，并没戴帽子，漆黑一条发辮，身上穿蓝绸子大褂，脚下穿青缎子鞋白袜子，到了里面连边叫道：“众位不可，由上集我就跟这个人说了，要说刘伙计这个人，不像不给钱的样儿，实在是因为他的家境太以艰难了，慢说是往外拿钱，家里吃饭还得为难呢，哪里有这笔钱。这不是我已然说了吗，这就叫瞒上不瞒下，你们几位费心周转周转，周转过去更好，实在不成还是我一面承当，你们就别紧着逼迫他了。”头儿听了看了那人一眼，原来说话的这个主儿姓辛名式如，要说在槐树坡不敢说第一，也是有名的财主。这群官人是奉大名府的正堂朱天贵之命，论起来朱

天贵是明朝的遗臣，他的心太坏了，既然身为明朝遗臣，就应当得机会恢复天下才是，不但他没有这个志向，来到大名府任上，可称得刮尽地皮。原先这里本来没有这个规矩，朱天贵借题生事，借着别处有点小水灾，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不过就是修埝筑堤这笔费用，按说府库里所存的都用不清，他硬教在各大镇店上按着集日所有作买作卖的，临时拿一份摊款，按着买卖大小往外拿钱。槐树坡这个地方的人，以为这是义举，情愿照章程往外拿钱，这一位刘老头儿从前是干着三间门面的一个杂货铺，就因为家里人疾病缠绵，把个买卖也化费了，老头儿无法，这才带着孩子赶集上店，就为的是赚钱顾吃喝，由上集这笔摊款就没给，究其宝老头儿不给钱，实在是卖不出来，从中可就有这位辛大爷揽到自己身上来，“如果到下集他再不给钱，由我姓辛的担负。”想不到今天就是二场集，官人照样要钱这个老者哪里有钱给他们？彼此正在争论之时，早有家人进去告知辛大爷，大爷由家中走出来，向这些官人们说道：“既然上集我把话说了，无论多少钱全都有我姓辛的一面承当，何必你们还这么挤兑他呢？”辛大爷这一压服，那个官人头目便很不高兴，这小子向来依仗官势鱼肉乡民，无所不为，他姓李名福元，由前两集就跟这个老头儿过不去，因为辛大爷出头才算了事，他晓得辛大爷是财主，如果瞪了眼，财主没有不怕官的，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弄几个钱，于是一瞪眼用手指着叫道：“辛式如你这个话可不是这么说，我们是府里的官人，办的是公事，你是个平常的百姓，何必跟着多说少道？”当着众人被官人说了这么几句，辛大爷面上可不挂了，便把脸一沉道：“李福元这个话你可别这么说，你别看你是府里的官人，要平白无故的打算欺侮我姓辛的，你

可办不到。别人不说，唯独你对于我们槐树坡没有一点好处，告诉你吧，我早有意撞撞你。”话将然说到这里，李头用手一指那几个官人道：“伙计们把他锁走！”几个官人如狼似虎的往上一拥，辛式如大爷是个急劲，要说武术是一招不会，生来的侠肝义胆，急公好义，凡是槐树坡的乡亲们婚丧嫁娶，只要是难住困住，找到大爷这里，没有办不到的。今天大爷在众目之下，被官人如此欺侮，他那里受的了，此时听李福元说要锁拿自己，辛大爷哈哈一阵狂笑，叫道：“李福元，要说大名府传我，须有签有票，还得我犯了国家王法，才能够受官人的锁拿，凭我犯禁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你小小一个官人，指着你这身衣服唬我可办不到！”话虽然这么说，这几个官人仗势欺人，不容分说走上来就要锁，辛大爷用手一拦，哪知他们竟错会了意了，认为是辛式如要抵抗，李福元这时是骑虎难下，说来在大名府也是个官差头目，要叫姓辛的把我唬下去，日后我还怎么出来办事？再者说我要是把姓辛的打了，无论惹多大祸，不是还有我们老爷顶着吗？想到这里觉着有理，叫伙计们：“把姓辛的扯倒了打，回头打完了跟他有场官司，必然有签票下来传他！”说到这里，果然几个公差走上前来，把辛式如扯躺下就打，辛爷本来不会武术，单打独门都未必能成，何况是四五个人，如狼似虎一齐动手，虽然没拿着军刃，就是拳头巴掌大爷又哪能禁的住？官人一同上手把辛爷打了一顿，在旁边看热闹的，全气的颜色更变，别看心里有气，全是敢怒而不敢言，就在这个时候，把两个老头子可气坏了，一位就是火德真君赵二爷，这一位就是镇西方长臂昆仑飘髯叟于成于洞海。这二位彼此看了看，赵谦把手一扬叫道：“老人家您站一站，我生平以来，就看不惯这个，

他要不是官人还倒罢了，既然是官人欺压百姓，凭看青皮唬人办不到，我非跟他滚滚不成！”于爷闻听摆手叫道：“兄弟你往后站，这个热闹我可不能叫你自己玩了，要说在人前显耀，打倒几个官人那倒不算什么，我生平就有这么个习气，打算把天下恶人完全产除才合我意。”老人家说着话分开众人就往里闯。大家一看这两个老头儿，你说这可是拦不拦呢？如果劝解官人未必赏面，若是不劝的话，到里面言语不和非得打起来不可，真要论到打架，这二位胡须全白了，不用说拿着家伙，连一拳也未必禁得住，唬众人是其说不一，就见老头子到了里面，高声说道：“尔等好大胆，竟敢仗势欺人，现有老夫在此，急速走开还算罢了，不然我要给你一个厉害的！”说着话往前一闯，拳打脚踢，这几个公差那受的了，被老人家打的东倒西歪，这个将要起来，那个又躺下了。这一场好打二位高兴的不得了，这就算是心平气和。大家看着纷纷议论，也有说这二位老人家是练家子的，还有说是成了名的剑侠的，要不然也不敢打官人，从中还有脑筋顽固不化的主儿，说这俩老者是仙人，人家财主辛大爷命大，在这里受官人欺侮，二位便觉得心神不安，掐指一算知道了，这才来到这里搭救，不然怎么会来的这么巧呢？大众七言八语各执一词，二位跟官差正打到热闹中间，李福元站在那里指手画脚，那个意思是教伙计们努力打这两个老头儿。赵二爷一眼看上他了，用手一指说道：“这场事全都出在你一个人身上，应该打你一个人！”说着话回手够奔小子顶梁上便打。李福元一看掌带着风声，嗖的一声便打到了，小子非常骇怕，他应当躲闪就对了，皆因吓坏了，把头往下一低，就听吧的一声，把小子的脑袋打碎，死尸倒在了旁边。这一来不要紧把赵二爷吓了一

跳，不想一巴掌竟把小子打死了，众人一阵大乱，几个伙计也就不敢打了，此时有人过来说道：“老朋友你就别走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要是真横的话，跟着我到一趟大名府。”赵二爷一看人命关天，本不能弃尸逃走，再说那也不是剑客所办的事，这就叫为打不平，失手误伤人命，反正这场官司不好打，遂手拈银髯微然含笑说道：“你等不要大惊小怪，打死人偿命，难道说我不知道吗？”又回头叫道：“老人家，我们不能同行，您自己去吧，我要随他等到大名府打这场官司，不过说去就去，这也没有多大事。”赵爷说这话为的是好叫于爷放心，那知道老人家于成早有布置，亲眼目睹火德真君打死了大名府的官人李福元，这可是一场祸，决不能平平常常的完了，由打这里我真要一走，赵二爷小看不说，岂不叫天下英雄笑骂？老头子这才说了一声：“二弟你这是怎么了？当着这么些个人你还和我赖，这个人是我打死的，你抢什么？这个人命官司还是什么好事吗？要是有好吃的好喝的，你走到头里抢点算是便宜，这是人命官司你抢什么呢？”赵二爷一听这话就是一怔：原来于爷早就看明白了，这场官司不好打，不愿意叫二爷去，自己去了，上堂下堂的滚滚，看看能打就打，实在打不了，晃晃膀子便走了，故此不愿意叫二爷打这场官司。只顾这哥儿俩一让，官人在旁看着，心说你们两个人要走还未必叫你们走了，你们何必还这么谦让，里面就有能说话的，叫道：“二位老朋友，不必这么争了，莫若二位一同去，这还算什么要紧的事，本来就是个误伤，常言说的好，七十不打，八十不骂，到了堂上三言五句这场官司就许完了。”本来这话跟平常人说成，若跟这二位剑客说那里有用？于爷闻听笑嘻嘻说道：“好了，既然这么说，这场官司我们打了，

倘若有为难的地方，全都仗着你了，我到那里给你们架着这个官司，这也不是我打的，也不是我兄弟打的，是你们素日不睦，今天借此为由，把你们头儿打死了。”伙计们一听连连摆手道：“老朋友：咱们不过这个，人命关天，你怎么往我们身上补这个？”于爷闻听乐了，遂说道：“既晓得人命关天，为什么拿这话说我们呢，别跟我们说废话，你带着我们去吧，官司是我们打，告诉你一句，要紧的话，不许虐待我们，倘若是招待的不周，我们可是说走就走。”官人的眼神也活，也看出这二位老人家武术绝伦，连忙答应，派人看守李福元的尸首，带着于成赵谦，连辛式如大爷也带着，一同够奔大名府的府衙。可有一样儿，论理说可应当把这个编柳货的刘老头儿也一同带着，他们就没带他，因为什么呢，因为带着他于官司不利，莫若就说辛式如富而不仁，以资财买出这么两个老头儿，打算独霸一方，压倒官府，以致当场打死了李福元，因为这么说官面上还占理，故此不带刘老头儿。众人够奔大名府，天到掌灯到了府衙，进角门先到班房，来到里面看了看，见那些个八班总役以及大头，全都没有在，因为正是吃饭的时候，不过就有几名伙计，见了众人全都站起迎接，于爷赵爷因为年纪高迈，阅历深远，别看是打了人命官司，因理由充足，并无半点惧色，仍然是谈笑自若，伙计们低言悄语把所经过之事，全都说明了，这才打发人到里面回话。不多时里面得着信了，大名府的知府朱天贵，听说班头李福元因前去槐树坡敛赈灾钱，竟有胆大之人，出头代打不平，打死了班头，现在凶手带到，朱天贵立刻怒气冲天，那个意思打算要吩咐升堂，就在这般光景，在旁边坐着红笔师爷，浙江绍兴县的原籍，姓白名凌云，赶忙站起连连摆手道：“老大人

千万不可性急，既然有人出头，代打不平打死了李福元，这个人决不是平常的人，不是他武术高强，就是有个门子，凡事不可忙，老大人千万留神。”朱天贵吩咐一声“请教习”，教习非是别人，正是李福元的亲胞兄，乃是江湖绿林大盗，作案多端，身背人命无数，官府一体缉拿，追迫得小子无有立足之地，逃到大名府，可巧正赶上朱天贵请教习，小子可就投入了府衙，一则为看家护院，再者就是教给少爷练练艺，小子名叫李青元，外号人称拦路虎。这小子在府衙门当差，朱天贵还是非常信任他，论武功虽然没有多大，可是经验见识都很不错，若谈到坏上，损人利己，那可以称得起第一。此时打发人把小子找来，连师爷白凌云，三个人一计议，打算先叫李青元到前面看看作案之人，是怎么个情形，然后大人再升堂讯问。计议已毕，便打发李青元到前面去。务要详细检查一番，小子到了前面，并没有进屋子，只隔着窗子往里窥视，这时候是个热天，见里面的人全赤脊背，从中有两个老者，银髯皓首谈笑自若，小子留神观看，二位老者的眼睛好像明灯，小子久走江湖，当然是看的出来，就知道二位老人家是世外高人，这哪里是凶手，分明是成了名的剑侠客，路见不平将人打死，投首到案，这场官司就没打算打。如果是优待他们还算便宜，倘若有半点教他们不愿意，不用说走，对于府大人还许有意外的行动，继而又一想，净凭一看不能算一定，必须要详细调查，先打听打听两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当时把主意拿定，这才一启帘栊，走了进来，先看了看二位老头子，然后和颜悦色，恭恭敬敬行了个礼，叫了声：“二位老人家，方才在槐树坡打死我们这里的班头是您二位办的吗？”老头子看了看这小子的五官像貌，就知道不是好人，

于成在外面闯荡江湖，到如今已然百岁挂零了，可以说是多经多见多学多练，张眼一看就明白了，遂说道：“你贵姓？”小子满面春风。很客气的说道：“我姓李，在府里当着一份儿教习，是外码子朋友，大事小事来到这里，我没有不照应的。我看二位堂堂仪表。当然是成名的英雄，虽然说是人命官司，方才我已然跟伙计们打听了，是路见不平误伤人命，那也算不了什么，既然二位来到这里，我们人不亲武字行还亲呢，我可不敢说会练，多少用过几天功夫，反正我观着武圣人的面子，必然把你们这场官司化解化解。”这个话要是跟没有阅历的人说：必然拿小子就当好人了，在这二位面前说那里成的了呢。老人家看了看他，精神一抖，叫了声：“李教习，今天你既然看出老朽是练武术的，你这个眼就算没白长，实不相瞒，我家住在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于家庄，姓于名成字洞海，你知道有一回三闯桃花会，打死金头牛，撞死银头彪，单臂力举千斤鼎，镇四方长臂昆仑飘髯叟就是我。这是我兄弟，家住涿州，姓赵名谦外号人称火德真君，我弟兄可不敢说大名鼎鼎，反正都知道我们是剑客，这个话可不是吓吓你，打死人还别说是府里的公差，就是打死知府，也不过怨他是祸由自取，因我们跟故山多罗贝勒爷在一处，爷有话叫我们各处调查，遇见非法之人，便可以施展武术将他打死，无论惹多大祸，全都有贝勒爷担当。”这个地方算老头子眼光好，准知道这小子是前来探索根由的，故意说出这么一番话，其实那里有这么一回事，贝勒爷多怎叫他们到外面除奸来啦，这就叫江湖人逢话答话，二十四面风的口气，说出这番话来，就为的是震住这小子。老头子本来是仔细的意思，那知道反倒坏了，小子特为前来搜底，要是平平常常这个话还另说，如

今一听，论武术人家是剑客，势力有故山多罗贝勒，这两样那一样也够瞧的，未敢往下多说，说了几句闲话，假意带笑拱手道：“二位候一候吧，说着转身出去，一直够奔后面，来到后面上房禀明朱知府，又到了书房里，见白师爷，就把两个凶犯是怎么个人，有多大的门子，前后话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白师爷一听便吓了一跳，遂急忙说道：“老大人，你可得多加一分小心，这场事必须办个妥妥当当，才能够保全无事，不然的话就许有杀身大祸。”朱天贵本来是捐班出身，沾事则迷，毫无主意，他一听这边是白师爷，那边是大教习，各说各的理，心里七上八下倒说不出怎样是好。后来计议多时，谈到出主意还是白师爷，叫李教习到外面将三班人役聚齐了，把里面能谈的选出几位来，用言语骗哄于成等，将刑上好，等到把刑俱完全上好了，然后再升堂，不过就是草草一讯，便赶紧的退堂，叫监狱官多多派人看守，到那时再行文上宪，花些钱儿运动运动，作套口供，把这两个老头子结果性命，头一节保全知府大人的功名，再者好给李福元报仇，也不枉他跟大人一场。朱知府本是没有主意的人，听他们说的天花乱坠，只可由着他们办吧。此时三班人役早已聚齐，都知道府大人要升坐夜堂，李青元找了个上年纪的班头，小子暗暗跟他把话说明白了，这小子也算能耐，来到班房里面，和颜悦色，向二位老人家说道：“跟二位剑客爷回，府大人打算要升坐夜堂，谈到你们二位路见不平杀伤人命，这本是行侠作义算不了什么，可有一样儿，要是不给你们带上点刑俱，公事上可交代不下去，您这么大年纪，难道说还不知道我们当差的这分难处吗？”老头子闻听点头，心说就是换了上下手的家伙，凭我们身为剑客，要是说走也是晃身就走，何必多费口